

胡国俊老中医杂病治“风”拾贝

张玉¹, 朱慧志² 指导: 胡国俊

1. 安徽中医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, 安徽 合肥 230038

2.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, 安徽 合肥 230031

[关键词] 杂病; 治风; 胡国俊

[中图分类号] R249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0256-7415 (2013) 12-0196-03

胡国俊老中医出生于中医世家, 秉承家技, 潜心岐黄已近 50 个春秋。善于辨证, 精于用药, 严谨而不失灵活, 出奇制胜, 济人无数, 声誉远播。笔者有幸侍诊师侧, 启迪颇多, 现将胡老杂病从“风”论治验案陈之于后, 以飨同仁。

风为阳邪, 其性开泄, 易袭阳位, 具有升发、向上、向外的特性。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》曰: “伤于风者, 上先受之。”风性主动, 王冰注: “风胜则庶物皆摇, 故为动。”张景岳云: “风胜者, 为震掉动摇之病。”故凡身体四肢震颤、抽搐即为动风之证。风为百病之长, 善行而数变。风之中人, 常有寒热兼邪为害, 《临证指南医案·卷五》曰: “盖六气之中, 惟风能全兼五气, 如兼寒则曰风寒, 兼暑则曰暑风, 兼湿则曰风湿, 兼燥则曰风燥, 兼火则曰风火。盖因风能鼓荡次五气而伤人, 故曰百病之长……由是观之, 病之因乎风起者自多也。”更有客表入里, 窜扰内伏之异; 又因证有久暂, 体有强弱, 且殃及脏腑不同, 气血阴阳有别, 故杂病以风为主邪者诚非鲜见, 所施方药更是随证而异。且随风邪致病症状不同, 所处部位各异, 机因之变化, 故治风之法亦因之有疏、祛、熄、定、驱、搜等不一。

1 风夹湿热, 郁遏颜面

陈某, 女, 25 岁, 2012 年 9 月 3 日初诊。颜面痤疮反复 2 年, 中西医屡治少效。症见: 额部、两颊居多, 大小不等, 散布淡红色粟疹, 旧疹未去新疹又至, 层叠相加, 紧密相联, 影响美观, 殊为困苦。

面色黄晦, 神情萎顿。经行前 2 天腹痛, 经量较前有减, 大便干, 平素嗜食辛辣。舌淡红、苔薄黄黏, 脉浮细数。此风夹湿热郁遏三阳之络, 侵犯显露之颜面。清化之中必佐轻扬疏风之品, 有宣透消散之功。处方: 荆芥、防风、羌活、独活、川芎、苍术、白术、柴胡、当归、黄芩、前胡各 10g, 甘草 6g, 太子参、茯苓各 15g。7 剂, 水煎服。二诊(2012 年 9 月 10 日)颜面痤疮粒疹较前偏淡变小, 旧疹渐隐, 新疹未起, 佳兆也。患者神情好转, 守原方再进 10 剂。三诊(2012 年 9 月 20 日)痤疮将净, 颜面光现。脉舌见前, 守上方出入稍可增减善后。9 月 10 日方去苍术、白术, 加黄芪 15g, 鸡血藤 20g 以益气养血调经。

按: 《诸病源候论·面疱候》曰: “面疱者, 谓面上有风热气生疱, 头如米粒大, 亦如谷大, 白色者是也。”患者过食辛辣、高粱厚味, 脾胃积热明矣。盖头面居人之高位, 高巅之上唯风可到, 诸邪必借风邪方可上达。湿遏热伏, 风夹之于上, 熏蒸于面, 日久遂成痤疮。湿热壅滞, 气血上无以荣面, 下不能养宫, 故面晦, 经行前腹痛, 经量少可见。湿热蕴结, 气机阻滞, 腑气不通, 加之热耗阴津, 则大便干。客表在外之邪, 治当轻而扬之, 汗而发之, 故取羌活、独活、荆芥、防风疏风轻扬解表, 辛温化湿止痛。配柴前胡轻清宣透。肺主皮毛, 肺经热盛可成痤疮。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云: “膏粱之人, 内脏滞热。痤疮……皆肺气内郁所为。”遂佐黄芩清上焦心肺之火,

[收稿日期] 2013-05-11

[通讯作者] 朱慧志, E-mail: zhzh7026@163.com。

除肠中湿热。脾多夹湿，故苍术、白术、茯苓健脾益气，健运中土，旨在厚土化湿，俾湿浊得清，痰浊得化，颜面肌络方得充养。胡老认为非益气不足以驱风，驱风剂中不可无益气，相辅相成方可风驱表固。故辅太子参、黄芪补气健脾，扶助正气，托风外出。防风祛风而不耗阴。当归、川芎宗“治风先治血，血行风自灭”之旨，征之临床诚非虚言。

2 风扰热淫，迫目动痉

胡某，女，8岁，2013年3月5日初诊。每天3~5次挤眉弄眼，不时裹吸嘴唇3月余，曾西医治疗少效。且喜咯咳清嗓，纳寐可，大便偏干，舌淡红、苔薄微黄，脉浮弦滑。此热淫风扰，病在肝脾也。治当清热平肝熄风，辅以运中缓急之法。处方：菊花、白芍、天麻、夏枯草、桔梗、僵蚕各8g，羚羊角粉0.6g，全蝎、甘草各3g，葛根、薏苡仁各10g，黄芩6g。7剂，水煎服。二诊(2013年3月12日)药后效显，挤眉弄眼少作，裹唇次数也减少，但咯咳清嗓依然，舌淡红、苔薄白，脉浮微滑。此余热未净，风邪小作也，再佐利咽清嗓和解之品消熄之。上方加射干、柴胡各8g，钩藤6g。7剂，水煎服。三诊(2013年3月19日)上述二症基本不作，其母甚慰，患儿亦高兴。脉舌见前，3月12日方加白术10g，去黄芩再进7剂。

按：《内经》曰：“诸风掉眩，皆属于肝”，“诸热瞤怒，皆属于火”。小儿肝常有余，外感内伤均可使肝气亢盛，风阳上旋，加之风热之邪外侵，风乘火势，风火相煽，循经上扰肝窍之目，风胜则动故见挤眉弄眼。肝胜克脾，脾常伤动而有裹唇之作。肝气不舒，肝风内动，欲畅其通达之性故喜咯咳清嗓。用平肝熄风直捣病因，使肝风平熄，肝气条达，而抽动渐止。方中菊花、钩藤清热宁风。天麻、全蝎归肝经，功善息风通络，合僵蚕搜风定惊。肝为刚脏，藏血主风，白芍缓急止痉，养血润筋寓意即此。黄芩性寒清降，善导上焦之火使之下行。夏枯草入肝、胆经，可上达头目，去肝胆上炎郁结之火，其物美价廉，胡老喜用之。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，肝常有余，脾常不足，故在取效后去黄芩再加白术合薏苡仁健运中土，以防木乘。全方融熄风镇痉、清热养阴、柔肝缓急之味于一炉，共收肝平风熄、络通、急缓痉止之效。

3 风稽痰阻，肺乏宣降

马某，男，15岁，2012年4月2日初诊。哮喘

自幼即罹，入春辄犯已七八年之久，中西医屡治少效。症见：咽痒，咳嗽，痰白，鼻塞，喷嚏时作，流清涕，头痛又作月余。舌淡红、苔薄白，脉浮。此风痰郁遏上焦，肺失治节而乏宣肃之能事，非轻清宣透不足以祛风化痰。处方：谷精草、密蒙花、僵蚕、柴胡、丝瓜络、黄芩、浙贝母、枇杷叶各10g，五味子、蝉蜕、甘草各6g。7剂，水煎服。二诊(2012年4月9日)诸症显减，咽痒少作，咳嗽愈半，但喷嚏清涕仍时作。已效之方，毋庸更张，守上方出入再进。上方加炒白术、太子参各10g，7剂。三诊(2012年4月16日)近日尚可，咳哮未作，但喷嚏流涕未痊，脉舌见前，4月9日方加益智仁、山药各15g，去枇杷叶、柴胡，10剂后即愈。

按：哮证多为宿痰内阻，加之风邪引动，肺失清肃，肺气上逆，咳哮作焉。痰随风动，上扰清窍，鼻喉岂能宁乎？鼻塞，头痛，喷嚏，流清涕自不待辨。风盛则咽痒，咽痒则咳哮必作。肝气通于春，而风气通于肝，本案每于春季易发，故与风相连。脉浮，表证是也。风痰之证昭然若揭。“伏其所主，必先治其所因”，谷精草、密蒙花乃疏风散热之佳品。浙贝母、枇杷叶清肺化痰，直达病所。“上焦如羽，非轻不举”，蝉蜕轻升开宣肺窍，与僵蚕合用，俾肺之宣肃之取得复。丝瓜络诚不可缺如，通肺络和血脉，化痰顺气，合蝉蜕、僵蚕可搜除内伏络脉之风痰，驱邪务尽免留后患。五味子敛肺生津，与柴胡一收一散，并借其酸敛之性，防肺气耗散，与诸药相配，可散邪而不损肺气，敛肺又不碍邪散，乃胡老善用之品。如是则风能疏，痰得化，肺络通而咳喘自止矣。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”，故二诊中参以益气健脾之剂，一者“四季脾旺不受邪”，二者取培土以生金之义。三诊去枇杷叶、柴胡，加益智仁、山药以增固本缩泉以疗喷嚏流涕之用也。

4 风伏卑监，唇炎经年

高某，女，44岁，2012年11月29日初诊。患者唇炎二十余载，中西医屡治少效，丧失治疗信心。近1月来症状有加。唇裂燥痒，脱屑，遇风更甚。寐差多梦，口不干，纳可。腰着凉则不适，两膝亦然，舌淡嫩红有痕、苔薄白，脉沉细。辨为脾虚伏风，阳虚及阴。治宜养血祛风，调燮阴阳。处方：炒白术、石斛、柏子仁、酸枣仁、防风、骨碎补、当归、露蜂房各10g，黄精15g，干姜、蝉蜕各6g，

生龙骨、生牡蛎各20g,琥珀3g。7剂,水煎服。二诊(2012年12月6日)口唇燥痒有减,睡眠好转,多年来未见之效果,甚喜。舌淡嫩红有痕、苔薄白,脉沉细。11月29日方加附片6g,熟地黄、制何首乌、白蒺藜各15g,白鲜皮10g,去石斛、黄精。14剂,水煎服。三诊(2012年12月20日)唇部燥裂已不明显,微痒。舌淡红、苔薄白,脉沉细。12月6日方加砂仁6g,14剂,水煎服,巩固治疗以善其后。

按:脾开窍于口,其华在唇,脾经血虚无以上达濡养口唇,生风上扰其华,唇裂燥痒,脱屑自是当然。血虚心失所养,寐差多梦可见。腰膝冷凉,再参其舌脉,脾肾阳虚之象自不待辨。口不干乃中土卑监,水湿浸渍,饮邪上逆使然。患者正气既虚,邪气深伏,遇外邪更易引动内邪而燥痒加重。痒自风来,止痒必先疏风。蝉蜕熄风止痒,其轻清疏通之性,长于通络利窍。露蜂房性善走窜搜剔,为祛风熄风,补阳解毒之佳品,《本草便读》言其:“癖癩顽风可治。”二者配伍,殊有卓效。防风为风中之润剂,走十二经。“治风先治血,血行风自灭”,当归补而不滞、养血通络,是为良药。琥珀定惊安神,活血散瘀。酸枣仁、柏子仁宁心安神。更用龙骨入肝以安魂,牡蛎入肺以定魄,魂魄者心神之左辅右弼也。且生龙骨,生牡蛎重镇潜阳更能熄风。素体脾阳亏虚,伍用干姜温健脾胃,炒白术益气健脾。“风盛则痒,无风不作痒”,故二诊中用制何首乌养血祛风,白鲜皮、白蒺藜除湿驱风,加强散风力度。其人又为阳虚之体,故在唇裂燥痒好转后即去偏于寒凉之石斛、黄精,改用性微温之熟地黄以保阴护液,填精逐风。加附子更扶其阳。虞抟曰:“附子禀雄壮之质,有斩关夺将之气,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,以追复散失之元阳;引补血药入血分,以滋养不足之真阴”。且附子伍干姜可回阳固肾,合熟地黄又有益阴之效,此正是“阴阳互根”,扶正托邪去风之所在。三诊加砂仁既温化中焦,又助运脾气,以防清、滋之品有碍运之弊。

5 血热夹风,郁冻四末

丁某,女,35岁,2011年12月2日初诊。患者双手入冬即生冻疮10年。阴雨天气则红疹,瘙痒。去年延及两膝亦然,口服和外用中西医均无效

(具体药物不详)。刻诊:四末关节处红肿,痒剧,搔甚后则热,口干,手冷,舌红、苔薄微黄,脉沉数。辨为血热夹风,阳郁不伸。治当清热凉血,祛风通络。处方:生地黄、水牛角、白茅根各15g,紫草、牡丹皮、赤芍、白鲜皮、鳖甲、木贼草、乌梢蛇各10g,旱莲草、白蒺藜各20g,制何首乌30g,甘草6g。7剂,水煎服。二诊(2011年12月9日)双手热稍减,仍有口干,手冷。舌质红、苔薄微黄,脉沉数。12月2日方加羌活、独活各10g。7剂,水煎服。三诊(2011年12月16日)近来尚可,皮损好转,红肿瘙痒显减,仍可见一点红斑新起。舌尖红、苔薄黄,脉沉数。12月9日方加丹参10g。14剂,水煎服。次年随访已愈。

按:《诸病源候论·妇人病诸候·风瘙痒候》有曰:“风瘙痒者,是体虚受风,风入腠理,与气血相搏,而俱往来在皮肤之间……”风入腠理,与气血相搏,是诸多痒疹的病机。而久病之疾多有入血阻络之变,阴寒凝结,气机不畅,郁热自内而生,无以外泄,反而由气及营,发为红疹。热极生风,遂见痒也。口干、手冷皆为血热内伏,阳郁不伸使然。盖“风性善行而数变”,故瘙痒可延及两膝。舌质红、苔薄微黄,脉沉数,热象也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诸痛痒疮,皆属于心”,生地黄、赤芍、牡丹皮、水牛角、紫草皆清心经之热毒。“肺合皮毛”,白茅根清解肺中之郁热。木贼草入肺肝经,一者疏风散热,二者乃取冻疮发于皮毛之意。白蒺藜、白鲜皮祛风解毒,一温一寒,是胡老习用之药对。热毒蕴结,日久灼津耗液,瘀自内而生,方中牡丹皮、赤芍寓意亦在此。独活,《名医别录》言:“主疗诸贼风,百节痛风无论新久者”。羌活,气雄而散,味薄上升,为祛风止痛之良药。胡老认为,欲逐风必须充久耗之阴液,当择血肉有情之品,药如鳖甲、乌梢蛇、生地黄、制何首乌。且因内风之邪与脉络之血,主客交混,结为一体,瘀阻稽滞,伏而又窜,乌梢蛇搜风通络,鳖甲活血逐瘀,二药皆血肉灵动之品,一药有多用之能。三诊近月之治,风平热清,络通肿消,10年痼疾告愈。

(编辑:马力)